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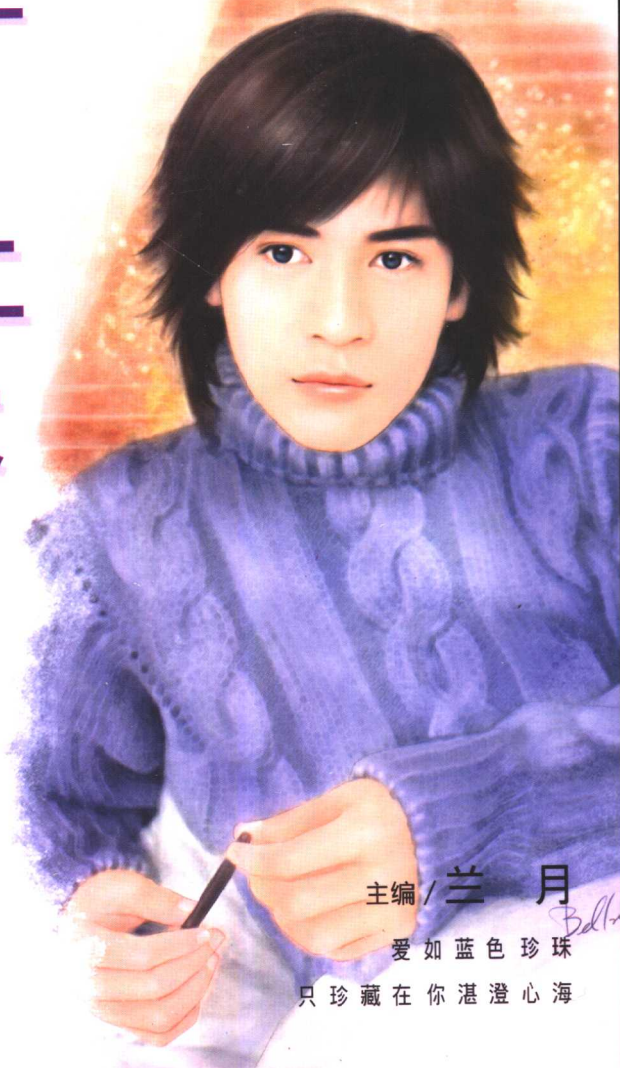
《出租王子之三》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王子宠上天

寄秋◎著



主编 / 兰月

爱如蓝色珍珠

只珍藏在你湛蓝心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子宠上天/寄秋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11

(花园. 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王… II. 寄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301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寄 秋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I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王子宠上天

寄秋 著



国王的责任是看家，
王后的义务是持家，王子全离家了他也要逃，
高唱世界大同，
散播热情散播爱，流浪花到异国妹妹照泡，
只是这里的女人真是有眼不识王子本尊，
她这个子小小，火气却不小的正义女神，
居然一脚踩烂他王子尊严地喊捉贼，
他才是受害者耶！
伤身破财又失了面子，他赖定她了，
三万一个月薪水随便她算，
上山任她唤当“牛郎”，
放下高尔夫球杆拿起铁叉喂牛吃草，
脱下意大利皮鞋换上胶鞋帮牛清粪便，
咬牙拼了就是要她收回“王子无用论”，
他要证明，王子和山里的野猴公主，
也能幸福快乐一生……



1

“你们在开什么玩笑，为什么是我，再怎么排也轮不到我好不好，你们别太过分了。”

清隽威仪的长者扶着一位雍容典雅的美丽贵妇，两人像是不为所动的看着直跳脚的清朗男子，含笑嘴角始终上扬四十五度角。

他们不是故意要提出无理要求，而是年纪大了真该去享几天清福，老夫老妻不趁着身体还硬朗时出去走走看看，再过几年就算是兴致不减怕也走不动了。

听说大溪地、夏威夷的民风十分开放、热情，去看看上空美女，喝喝椰子水，好常保心胸开朗、快乐。

泡泡温泉对老人家的健康有益，再顺道上日本吃碗拉面，看艺妓浓妆艳抹跳传统舞，人生得欢且尽兴。

还有美国的大峡谷、加拿大的枫叶、中国的万里长城，到南极看企鹅和破冰盛况、赤道极地去踩踩撒哈拉沙漠的热沙，感受滚滚黄沙的壮丽。

当然有可能的话，环游世界一周是最理想的选择，不致错过各国绮丽的风光。

如果说他们小儿子肯暂代一下“请假”的大哥，



分担点国王父亲的工作，那么这个“小小”的心愿便不难达成。

“你们也稍微节制一点顾及自己的身份，不要一天到晚只想着玩，做好本分才是你们应尽的责任与义务。”

本分和义务扯不上关系吧！

但是以两人的身份而言，做好本身的工作的确是他们目前的义务，而且没有说不的权利，因为他们是地处欧洲大陆一个小国的国王与皇后。

此际两人正一脸苦恼的望着小儿子诺亚·米雷特斯，好像他是他们的惟一希望，巴不得他赶紧点头，两夫妻才好去收拾行李逍遥游世界。

但是他怎么肯留下来当那个受苦受难的人，一家老少全跑出去风骚，没理由他一肩挑起全部的责任吧！

所以他也要抗争，死都不愿顺他们意，该负起责任的是凯恩斯，不然也是老二雷亚尔，轮不到他来当替死鬼。

“咱们好可怜呀！不过想出国放松几天都不成，儿子一个个溜得比谁都快。”皇后伊莲娜·米雷特斯故做哀怨地拭拭泪。

其实她眼底连滴泪珠也没有，倒是盈盈笑意瞒不了人。

“是呀！为人父母可真辛苦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感念父母亲恩，咱们真是白生他了。”

国王理查·米雷特斯用感伤的口吻道，不过“忘恩负义”的三王子依然故我不妥协，谁叫他们的表演不够逼真，破绽连连。

若是一般的王室家庭绝对是严守皇室礼仪，一

《王子宠上天》



板一眼、中规中矩，丝毫不能有行为偏差的状况产生，恪守刻板的皇室教条，谨守仪规教养。

但是天生多情浪漫的国王夫妇可不理会那一套，行为举止反传统而行，不爱拉拉杂杂的一大堆规矩，所以这小国的第一家庭就显得极与众不同。

好听一点的说法是崇尚自由、不拘小节，轻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有亲和力，实际上是天真有余、不伦不类、上梁不正下梁歪。

不过后者的形容都没人承认就是，他们自认为是开放的民主王国。

“理查，你的腰疼又犯了吧！”皇后用力一拧，国王马上形象一失的哇哇大叫。

“疼……好疼呀！我的腰八成不行了，下半辈子大概得坐轮椅。”好狠的婆娘，下手这么重。

“如果能出国去泡泡温泉肯定能纾缓疼痛，你的腰就有救了。”她一脸期盼地泛着宛如少女神采。

他随即附和，“医生也是嘱咐我多泡泡温泉，可惜国内没啥好温泉。”

“咱们也不过去待个两天，怎么就没人肯分忧解劳，难道想活活累死咱们呀！”说得口干，来杯柠檬花茶吧！

皇后边说边优雅的啜饮花茶，神情悠闲而悠哉，看不出累个半死的憔悴样。

“人老了处处受人嫌弃，想他们小时候多可爱，多听话呀！没想到……唉！”无限歆吁呀！

这一声叹息重得连聋子都听得见，让人想跟着叹息。

“唉！父王，你想让一千皇家医师汗颜吗？居然连小小的腰疼都治不了，他们不如早早辞职。”瞧！他也



叹息了。

国王面上微赧的清清喉咙，“小毛病而已，干么要劳动皇家医师。”

“既然是小毛病就不要呼天唤地，儿子我很忙没空听你唱歌剧。”说着也作势要离去。

早该知道父王没病没灾光会呻吟，红光满面像是有病在身的人吗？

腰疼还想出国，做梦。

“你……你真是太不孝了，为父王分担一下工作有什么关系，这份重责大任早晚传到你们手中。”退位的事他一直搁在心里，改明儿将他们全召回来向全国人民宣布。

“父王你说错了，‘你’是单数而不是复数，即将坐大位的是凯恩斯，如果他反悔也还有雷亚尔。”又不是家里没大人小儿当家。

国王有些气馁的一瞅，“你也知道他们不在国内嘛！兄弟间有什么好计较，共体国难……”

“国难？”他挑起眉，讽刺一脱。

“咳咳……我是说共体治国之艰难，大家要更加努力谋求国家繁荣和……呃，立足全世界。”最后一句是他的心声。

意思是游遍世界每一个角落，留下他理查国王伟大的足迹供人赞扬。

“嗯，立足全世界是件好事，儿臣会替你实践。”一说完他手儿摆摆，潇洒的走出国王夫妇视线。

他的志愿的确是走遍全世界，以收集各国美女以为己任，不负己身出众的翩翩丰采，去安慰每一个芳心寂寞的浪妇荡女，免得她们体熟果丰无人采撷。



但他绝非是过尽千帆的花花公子，而是基于温柔的天性舍不得美女受苦，故而牺牲小我。

如此伟瀚的胸襟该立传表扬，他不介意提供三点全露的写真照片，成为女人眼中的性幻想对象，因为像他这么英挺俊伟的美男子世间没几人，理应造福人群。

自负，便是他个性中最叫人受不了的。

“理查，又溜掉了一个，我们的温泉乡之行还去不去？”美好的假期呀！蓝天碧海棉花糖。

好久没吃了。

他一脸笑容的安抚她，“没关系、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咱们明年再去。”

“理查……”皇后眼露梦幻式的神采，像极了热恋中羞怯的少女。

“喔！我心爱的伊莲娜……”他回以热切的深情，深深的注视她。

多美丽的画面呀！诗情画意宛似夕阳西下的一对热恋情侣。

但是——

“理查，人家好想吃棉花糖，你快派专机去买一根回来。”那入口即化的味道叫人忘不了。

“嘎？”他怔了一下。“是很久没尝到棉花糖，甜甜腻腻的。”

“那你还不快派人去买。”端庄典雅的贵妇手又在腰上直吆喝。

“好好好，可是为了买一根棉花糖派专机是不是太嚣张了？说不定百姓会说皇室奢靡铺张。”他有些为难。

皇后当场泪含眼眶。“不行吗？人家真的很想



吃。

“嗯！我决定了，要嘛就买两根才理直气壮，你一根我一根甜甜蜜蜜。”就像他们热恋时漫步在两排皇家骑卫兵前一样。

那不叫罗曼蒂克，而是雄壮威武，恋爱中的男女都是傻子，对保护的随扈向来视而不见。

“喔，说得也对。”她太自私了。

皇后的理所当然让服侍的人暗自好笑，见惯不怪这段令人捧腹的对白，有人会专程为了两根棉花糖派专机去买回吗？

除了他们的国王和皇后。

他们不是奢靡成性，也非过度浪费国帑不知珍惜，而是皇室的尊荣宠坏了他们，于是乎无中生有，小事变大，鸡毛蒜皮的日常事与国家大事同等重要。

没办法，因为太无聊了。

国泰民安让他们变得无所事事，日子过得太平静。



“莫奇，最快速度帮我弄张机票，不论去哪里都可以。”他一定要赶在父王母后又来洗脑之前离开。

风流潇洒的诺亚一脸冷肃地吩咐侍卫，行色匆匆地进寝宫收拾简单的对象，像是护照、信用卡和各国货币。

衣物之类的累赘物品一律不带，有钱还怕买不到现成的东西吗？何况他还不晓得将去的城市气候状况，备而不用岂不是显得可笑。

一向最怕麻烦的他才不会自找麻烦，国王皇后的责任和义务就是“看家”，没道理老大、老二不在就

《王子宠上天》



要老三出头,此时不溜更待何时。

反正不负责任的人又不只他一人,人民要算账他排第三,上头还有两片天挡着,他只要凉凉地散播热情散播爱,世界大同。

“王子殿下,您的意思是到哪个国家都可以吗?”莫可为了确认命令无误,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是的,不管哪儿都成,只要不在国内就好。”世界之美叫人无限向往。

他这里的美指的是人。

“不限城市吗?”

“没错,就让上帝来决定。”美女,我来了。

诺亚的脑海中浮起一片白净的沙滩,身着比基尼的金发美女成排在他面前来回走动,胸前遮不住的波涛汹涌让人无法一手掌握。

噢!美丽的女孩们呀!英俊多情的王子要来找你们了,要记得化上美美的妆来欢迎,可别惊吓到他脆弱的心。

他的幻想只在瞬间,耳边传来莫奇粗哑的嗓音,他倏地回过神装出一副王子的肃穆表情,形象一定得顾及,他可是货真价实的王子!

“殿下,您的机票。”

看也不看的收下,诺亚直驱最近的机场,笑容满面地和机场柜台小姐打招呼,帅气洒脱的过了海关。

他终于自由了,天宽地大任其逍遥。

小国的一景一物在云层下逐渐变小,直至消失不见,万里晴空中只见一架机尾有梅花的七四七班机航向太阳的方向。

神秘的东方近在眼前。



神的指引。



“该死的老不修，老娘的豆腐你也敢吃，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！”

窄裙下的修长玉腿狠狠一踢，一位头发半秃的中年男子飞身而去冲破落地窗，玻璃破碎的声音引起一群人旁观，大理石地砖有只人龟趴成山形。

有人讪笑有人幸灾乐祸，有人凉凉地看热闹，有人不安好心的等着看某人挨训，也有人脖子一缩的同情爬不起来的客户。

经此一踢这笔生意大概谈不成了，没几个男人有雅量能忍受让一个“小”女人如此羞辱，他们公司成为拒绝往来户是可预期的事。

说起踢人的小女人个头真不高，一百五十六公分而已，全身上下加起来也不过那双腿值得骄傲，又长又直匀称有致。

因为踢人踢多了嘛！养分自然供应到腿上，筋常拉所以比其它肢体活跃，理所当然地笔直修长，叫人称羨。

但是她那副脾气呀！可真是应验了一句话，辣椒愈小愈辣，呛得人眼泪鼻涕直流。可是爱吃辣的人却是辣得有味，所以这公司她一待就是五年，成为元老级的员工。

嘎！不懂？

就是公司到了今年刚好堂堂迈入第六年，她是第一批招考进来的职员，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，她的存在是必要的。

好不容易熬了五年要升任经理，上个月……喔！是上个月赏了老董一巴掌，结果她现在桌上的

《王子宠上天》



名牌写着业务主任，而且是劳苦功低、跑来跑去不得休息的那一种。

而她竟也忍下了，谁叫现在时机不好头路难找，勉勉强强窝在二十人不到的“大”公司混口饭吃。

应市场需要，公司是占地很大，足足有两千多平方，有一半空间辟为仓库，堆放的货品来自世界各地，有些价值不菲只有总统级的人物才用得起。

当然顶级富翁要来买也成，都是有钱人嘛！生活用品少不了，每天都得见它好几回。

“任依依，你给我滚进来。”

一阵兽吼声传来，所有围观的人状若无事地做着原先的工作，老虎发怒了就得小心点，否则遭余威波及可就有得受了。

只有踢人的女人还慢条斯理地将窄裙拉好，轻轻拍平一小处褶皱，根本不把老虎放在眼里。

有谁听说狮子怕老虎的，狮虎相斗王对王，胜负还不得而知。

开门，甩门，一气呵成。

“你要骂赶快骂，骂完了我再踢那老不修一脚，最好让他永垂不朽。”

这是做人下属的态度吗？办公桌后的男子头痛万分。“这次又是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除了那件事还有哪件事，谁叫本姑娘天生丽质难自弃。”她说得含糊，听的人却十分明白。

“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”还姑娘呢？她当自己是行侠仗义的女侠。

“忍字头上一把刀，你要他挥刀自宫吗？”她肯定出手相助。

敏捷的反应是他欣赏她的原因，但是此刻他真



的希望她迟顿一点。“他是客户……”

“客户就可以毛手毛脚随便吃人豆腐呀！我没踢爆他的子孙袋就该偷笑了。”都是这裙子害的。

讨厌的公司干啥规定要穿统一制服，男的一律西装领带，女职员全部白衬衫黑窄裙，表示专业，给人信赖的第一印象。

可她偏偏唱反调的毛衣牛仔裤照穿不误，要不是答应老总今天“试穿”一天制服看看，她哪有可能踢不准，那老不修早叫救护车抬走了。

“女孩子说话文雅些，客户出现不当的举止可以用口头训诫，用不着使用暴力吧！”她早晚会被告，而他绝不为她请律师。

咎由自取。

她高傲地斜睨顶头上司。“老总，你怎不贡献屁股让他摸，我就不信你会比我文雅。”

“任依依……”谷若扬瞪大双眼低吼。

“再瞪也没我大，你一双眯眯眼有睁大跟没有还不是差不多。”她不怕死的当面取笑他。

“那叫凤眼你懂不懂，我当初真不该任用你这匹野马。”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她皮皮地一挥手拿起他的茶杯喝茶。“少来了啦！没有我的凶悍哪压得住你家老头，我亲爱的前任男友兼学长。”

哭笑不得的谷若扬真的拿她的劣性子没辙，自恨当初爱错人。

想当年他是大三的学生会干部，一瞧见新生中有名性格豪爽的小女孩，忍不住父性泛滥的主动照顾她，并担任起她的护花使者。

谁知她强悍得根本不需要人家保护，报到第十

《王子宠上天》



天就挑了柔道社的招牌，揍得十几个社员鼻青脸肿，整整一个礼拜见不得人。

接下来的那一年她过得更精彩，举凡稍暴力的社团……呃！这么说有点对不起连连得冠的社团，应该说是举凡剑道、跆拳道、合气道、东洋武术等等，她无一不去散步过。

根据她的说法是观摩，但是一见对手太弱就会很生气，一个没控制好就出手了。

而且她还是游泳健将，两千公尺自由式她打破全亚洲纪录，爬起玉山脸不红气不喘，是个登山好手，反正只要和运动扯上关系，她无一不通。

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丽女孩有谁不想，他就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毛病，不小心偷偷爱上她，用了两年时间单恋。

直到他当兵前才问她要不要和他交往，她考虑了老半天才说“也好”。

他被“也好”这两个字害死了，她根本是闲着没事想尝尝恋爱的感觉如何，所以在众追求者中挑中了要去当兵的他，因为这样就不用常常见到他。

当了两年兵，他退伍她刚好毕业，两人不像恋人地又交往了半年，他是满心爱恋的想娶她为妻，可她竟然潇洒地说到此为止。

他错愕万分，她照常过日子，他这才了解到她是可怜他当兵没人要，施舍一点同情让他好过些而已。

“你能不能稍微尊重我一些，我好歹是你的上司。”当初他真是瞎了眼才录用她。

“出了这道门是上司，关起门来是自己人，你何必斤斤计较。”她当是自己家的厨房，开启他的小冰



箱取出一块蛋糕。

“我斤斤计较……”谷若扬忍不住发起火来，因为她吃他最爱的蓝莓蛋糕。“你要是不计较干么把客户踢出去，摸一下又不会死。”

“姓谷的，给我客气些，老娘不爽给人摸怎样，你开除我呀！”她一边吃着蛋糕一边吵架。

他学她一拍桌子。“别以为我不敢，迟早有一天我要你滚回家吃自己。”

“是呀、是呀！我好怕哦！怕你真的没胆。”她一口将蛋糕塞进嘴巴里，态度嚣张。

就是不给你吃，气死吧！

“你……任依依，我扣你薪水。”打不赢，骂不赢，他只好公报私仇。

任依依沾了奶油的手往他三宅一生的西装上一抹。“你敢扣我薪水，我放火烧了你家的马桶。”

没错，他们这间“大”公司卖的正是各式各样进口马桶，有坐的、有蹲的、有自动喷水型，还有微电脑控制压板型，甚至是恒温坐垫……奇奇怪怪的花样叫人叹为观止。

他们主要的销路是卖给建商和中下游小盘卫浴公司，尤其是盖豪华别墅社区的那种最好赚，只要新潮美观又赶得上流行，通常价格由他们自己开。

别以为卖马桶没出路，公司的年终奖金是一年比一年高，可见利润之丰连老板都大方了起来。

“你真是任性，我这件西装才买没多久。”一个礼拜吧！他本来想穿出来好衬出她的淑女气质，结果……

穿了裙子还是野猴一只，气质早被踢掉了。

“嘿嘿嘿！新的才有意思，你不会要我拿条抹布



来擦手吧！”她没那么笨。

他了解她话意的沉下脸。“你是故意的。”

“是又怎样，你咬我呀！”她恶质的在牛眼前挥红巾。

“我一定要开除你，我一定要开除你，你等着领遣散费。”他气得很想开除她。

真的很想。

但是，她却是惟一制得住他父亲的武器，使得他可以自行创业而不必回去继承祖业——卖灵骨塔。

不过卖马桶和卖灵骨塔差不多，一个是给活人拉的，一个是给死人住的，两种都不太干净。

“用不着等你开除我，哪天我发了换我开除你，到时候你可别哭。”她绝对会走得无情无义。

他倒不担心她会发了，一个连一块钱掉在地上都会先被人捡走的衰鬼是注定没有偏财运。“凭你！”

“谷若扬，你未免太瞧不起人，我发了之后一定不分你一杯羹喝。”任依依火气十足的指着他的鼻头。

“不是瞧不起你而是藐视你，你的羹汤大概也只能从我这里端出去……”谷若扬的话才告一段落，一杯冰块已从头淋下。

她是不高，真的，但是对付一个坐着的男人绰绰有余，手抬高刚好在他头顶上方十公分。

谁叫他要放了个小冰箱在办公室呢？活该。

“老总，小心着凉呀！最近天气不太好。”她得意扬扬拉开门准备走出去。

胜利的滋味使人虚荣。

门刚一拉开，她的助理小芬怯生生的递来一份文件，并说外头有位律师要找她。

“律师？”她把文件往后一扔，准确无误的丢在总



经理办公桌上。

“哗！好厉害。”小芬佩服地发出惊叹声，结果换来总经理的怒视。

谷若扬瞄了眼文件上的签名，无可奈何地把她给唤回来。

“明明已经签好合约，你干么还把人踢出去？”该说她精明好呢，还是狡猾？

“笑话，摸都被他摸了怎么可以不讨个公道回来，不让他人财两失我不甘心。”人要踢，钱照赚。

她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。

这丫头实在是……可爱得令人恨。“人财两失的成语不是这么用吧！”

“你管我，本姑娘高兴就好。”替他赚钱该偷笑了，管她是不是用错成语。

是人、财两失没错呀！这笔买卖那个老不修绝对讨不到半点便宜。

“你本来就归我管，我是你的上司。”他好笑地提醒她。

任依依不屑的一噓，“谁理你，本姑娘就快发了，你等着被我开除吧！”

“我能怎么说呢？祝你幸运踩到黄金。”一说完，他开心的哈哈大笑。

“你……你尽管笑呀！总有一天你会笑不出来。”她发狠地一拳捶下，铜漆的门凹了一角。

律师找她干什么呢？难道她家有谁挂了？

她还是一脸糊涂。